出 版 说 明

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我社曾编辑出版过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报告文学等各种文学体裁的年选本，其后，这项工作一度中断。进入新的世纪，我社陆续恢复编辑出版短篇小说年选、中篇小说年选、散文年选，对当年我国中短篇小说及散文创作实绩进行疏理、总结，向读者集中推荐，取得了良好效果，也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了贡献。

报告文学敏锐及时地把握时代脉搏，反映社会生活。根据文学界人士和读者的建议，同时与小说年选、散文年选形成系列，我社又恢复编辑出版报告文学年选，于次年元月出版。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，入选篇目的排列以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。

我们希望年度报告文学选能够反映当年报告文学的创作概况，使读者集中阅读欣赏当年最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。我们的努力是否达到了这样的效果，期望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批评和建议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

目　录

中国留学生之父

——容闳的梦 …… **钱钢　胡劲草** 1

没有容闳，就没有“留美幼童”这个美丽而忧伤的故事。

上将刘亚楼 …… **何立波** 41

空军入朝参战之前，刘亚楼曾希望“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”，毛泽东则说“一鸣则已，不必惊人”。

人民代表冯有为 …… **刘元举　康锦达** 87

面对一桩桩冤案，一位矮小男人义愤填膺挺身而出，他无所畏惧仗义执言四处奔波为民伸冤。十八年来，他一个人写了近千个建议和议案，每逢开会投票他都敢于直陈己见甚至举手反对，处处显得那样与众不同。

两地书·母子情 …… **秦　春** 174

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，那是我生命中最为黑暗、最为恐怖、最为疼痛的一天。短短的几秒，我，家人，还有这趟航班上的所有人的一生就改变了，莫名其妙地改变了。

中国女性内参 …… **张黎明** 210

想起女人的时候，为什么失望终如夜雾一层接一层地坠落？女人，为什么总会带来一种阴柔凄凉的感觉，让人哀悯或者说让人下坠？

明日酒醒何处 …… 理　由 263

在艺术世界中，两个性别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，女的是蒙娜丽莎，男的是大卫。一个在巴黎的卢浮宫，一个在佛罗伦萨市政广场。可曾想到他俩的关联？

高考殇 …… 舒　云 321

很多人说，现在高考已经到了彻底变革的时候了。高考“死”过，又“活”了，到如今病入膏肓。那为什么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呢？

用胸膛行走西藏 …… 党益民 381

我曾经三十多次走进西藏，进出西藏的每一条路我都走过。在西藏，我感受最深的是，活着的艰难和死去的容易。

梅花镇的述说

——“九九惨案”追忆 …… 杨金平 422

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，经济强盛只能使它的一条腿健壮，国民的人格健全地确立、文化不在扭曲中徘徊滑落，他的另一条腿才有可能得以正常。

中国人民的理财生活 …… 曲　兰 468

理财，不仅理的是怎么挣钱，怎么管钱，怎么花钱，更重要的是通过理财，管理好我们的生命。使我们仅有的一次生命，不是在忙忙碌碌中，混混沌沌地度过，而是在健康、快乐、富裕、幸福中享受人生。

铁壁铜墙（节选） …… 李春雷 534

小媳妇、小商贩、小护士、小妓女、乡村医

生、京剧演员、算卦的道士、饭馆的掌柜、被释放的罪犯……他们都是草根层的小人物，却又是一个个有情有义、有爱有恨的抗日英雄。

学生恋爱报告（节选） …… **郭文杰** 558

爱情，自有人类活动以来，她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。虽经沧海、桑田巨变，但只要有人类存在，爱情就不会终止，关于爱情的故事也就不会中断。

中国留学生之父

——容闳的梦

钱　钢　胡劲草

1872 年至 1875 年，大清王朝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官费留美幼童。一百二十人中，来自广东省的竟有八十二人，占了百分之七十。广东籍的幼童中，来自香山（今珠海）县的有三十九名，在全部幼童中，几乎每三人中就有一人是香山人。

禾田里的“A、B、C、D……”

有人说，如果没有容闳，虽说中国迟早也会派遣学生出洋，但即使会派，也不会这样早，更不可想像会有“幼童留美”这样的奇想。容闳个人的传奇经历，酿成了“留美幼童”这样一个破天荒的事件，所以，容闳是这个故事的源头。

容闳的家乡在广东省珠海市的南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

屏镇,和澳门仅一水之隔。今天,站在珠海一侧的海边,澳门的教堂山、妈祖阁和澳凼大桥历历在目。而在澳门沙梨头向北望去,珠海的行人树木同样清晰可辨。从前珠海属香山,那时澳门早就有葡萄牙人聚居,特殊的地理因素,使香山人和西方人有长时期往来,香山在闭关锁国的年代,一度成为仅有一扇没有关闭的窗子。这就是为什么,容闳会成为中国最早的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留学生,而由他带到美国的十二名幼童中,竟有三分之二是香山人!

1835 年,七岁的容闳,被父母送到澳门一间由普鲁士人郭士立夫人 (Mrs Gutzlaff) 办的学校念书。他的兄弟都在旧式的私塾读书,父母独独把他送进"西塾"。香山一带的人已经看见,和外国人的来往正日益频繁。父母希望儿子将来能当一名和洋人打交道的翻译,改变贫穷的命运。

容闳眼前的一切是这样陌生:海港里帆樯如林,在大火后残存的大三巴教堂的牌坊巍然矗立。码头上随处可见来自异国的水手、牧师。他惊愕地望着他的老师郭士立夫人——这是他第一次看见西方女人,只见夫人躯干修长,唇薄颧阔,烟碧色的眼睛深陷眶中,身穿有泡泡袖的白色长裙,飘飘若仙。

容闳是最小的学生,郭士立夫人让他住进三层楼上的女生宿舍,不和男生杂处。容闳自然垂涎楼下男孩们有追逐嬉戏甚至出门上街的"自由"。一天,他偷偷溜出门,看到码头边泊满小船,忽然生出了出逃的念头。几个年龄比他大的女孩,也正想"逃出牢笼",于是,"得同志六人",相约逃跑。他们请船民把他们载回海对面的家,不料,严厉的郭士立夫人发现,立即雇船,奋力追赶。逃者是双橹舟,追者是四橹船,容闳等人很快被捉拿归校。

郭士立夫人命令这一名小男生六名女生排成一行,巡行全校。晚课后,又在课堂中设一张长桌,命罚站一小时。容闳居

中，左右各三名女生，每人都头戴尖顶纸帽，胸前挂一个写着“逃徒”的牌子，如同越狱的罪囚。七名“越狱者”已经羞愧无地，郭士立夫人仍意犹未尽，使用对孩子最严厉的惩罚——当着罚站者面，故意将果饼和橙子分给其他孩子津津有味地剥食。

可是不久，容闳开始习惯了这里的生活，喜欢上这所学校的功课：算术，图画，英文……

郭士立夫人办的是一所女子学校，容闳就读的，是校内附设的一个男生班（“男塾”），这是教会所办的“马礼逊学校”的“预备学校”。

马礼逊（Robert Morrison）是基督教新教教派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，最早的《圣经》中文本是他翻译的。他死后，英国成立“马礼逊纪念协会”，协会每月拨出十五英镑，资助郭士立夫人在澳门办学。在中国和英国开始交恶的 1839 年 5 月，郭士立夫人办的“西塾”停办，容闳回到村里。不久，父亲去世。在这个贫寒的家庭，捕鱼的大哥成了顶梁柱，容闳每天走街串巷叫卖糖果。店铺停制糖果的时候，他就跟着姐姐到田里拾稻穗。

容闳读过洋文的事，村里人知道的不多。姐姐在田里随口说出，立刻引起了农夫们的好奇。有人说，孩子，你讲“红毛话”给我们听听！见容闳忸怩，姐姐说，你试试嘛！说不定还有赏呢！一个农夫马上说，我从来没听过洋话，你要是会说，我会送你一大捆稻子，你背都背不动的！

于是，十二岁的容闳站在没胫的水田里，放声朗诵：

“A——

“B——

“C——

“D——”

二十六个英文字母读完，四周一片惊呼。农夫加倍奖赏，给了几捆稻子。姐弟俩要回家喊人来，才能背回。

为补贴家用，容闳一度来到澳门的天主教印刷所当装订书籍的小工，每月挣三块钱寄给母亲。一天，家里转来一封由澳门寄出的信，寄信的人是一位医生，他是郭士立夫人的朋友。郭士立夫人曾叮嘱他，一旦马礼逊学校开课，要把容闳召回上学。没想到，在马礼逊学校开课近一年后，那位医生才找到容闳，而容闳竟然就在距他医院仅一英里的地方当小工。

1843 年，马礼逊学校迁到已成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，成为香港第一所新式学校。校址在 Morrison Hill，即今天的摩理臣山，校长是来自美国的布朗牧师（Samuel R. Brown）。

马礼逊学校使用中、英文双语教学。中文教学，讲《四书》，做八股文；英文教学，有英文写作、地理、声乐、几何、历史。其中历史课有“罗马入侵至查理一世时期”、“查理一世至维多利亚女王时期”等内容。1845 年，为筹措办学资金，学校邀请香港各界人士到校，主持了一次对容闳所在班级的公开考试。学生们的六篇英文作文，全部在《中国丛报》刊出。其中一篇《一次幻想之旅》，极有可能出自容闳之手。他在他的自传《西学东渐记》中曾回忆他在马礼逊学校作过一篇《梦想之纽约游》，幻想他来到新大陆的种种情景。

容闳没有想到，幻想那么快地变成了现实。

他在香港生活学习了四年，从一个孩童，一个少年，变成了十八岁的青年人。1846 年的一天，布朗老师说，因为身体的原因，他就要回到美国去了。

“有谁愿意跟我到美国去读书呢？”他问。

一片肃静。

容闳站立起来。

接着站起来的，一个是黄胜，一个是黄宽。

“我们一定赢（Win）！
因为我们有闳（Wing）！”

1847 年 1 月 5 日，跟随着布朗牧师，容闳、黄宽、黄胜乘坐美国阿立芬特兄弟（The Olyphant Brothers）公司的“女猎人”（Huntress）号运茶帆船出发了。这是帆船时代一条典型的商业航线：借助自东北吹向西南的“贸易风”，船由香港起航，过好望角，进大西洋，驶向美国东海岸。

惊涛骇浪中的九十八个日夜，是容闳八年留学生涯的开端。在大西洋上的圣海伦娜岛——那个曾经幽禁拿破仑的地方，他在拿破仑墓前折下一根柳枝。八年后，当容闳在耶鲁大学毕业时，他带到美国栽种的细柳，已长成垂条万缕的大树。

容闳就像这根柳枝。他来到麻省孟松（Monson）的孟松学校（Monson Academy），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大学预备学校。他在那里苦读拉丁文、希腊文和英国文学。在精通英国文学的校长海门（Charles Hammond）的亲授下，他在这里读了许多英国作家的名著。海门反对把学生训练成“会走路的百科全书”或是“有灵性的鹦鹉”，所以他又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“优美的品格”。

容闳很自然地融入了新英格兰地区那充满新教精神的生活。当时美国的生活程度不高，贫苦的学生，稍稍为人工作，就不难得到学费，每星期只要得到一点二五美元，就足可以支付食宿、燃料等费用；而劈柴、生火、烧炭等，需学生自己料理。容闳“甚乐为此”，认为正可以磨炼筋骨。住处距学校半英里，每天要往返三次，即使在寒冬，雪深三尺，也要徒步。容闳同样乐此不疲，长年的运动，使这个十八岁的男孩胃口大开，食量过人。

1848 年秋天，同去的黄胜因病回国。另一位同学黄宽，从孟松学校毕业后，进入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医学院。

容闳原本也可以得到去爱丁堡大学的资助，但他更神往海门校长和布朗牧师的母校耶鲁。他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：按照孟松学校的惯例，有一定的名额资助贫苦学生进入大学，但接受资助的学生须填写志愿书，承诺毕业后担任传教士。容闳知道没有希望——“我虽然穷，却不能没有自由”，他在自传《西学东渐记》中回忆，“传道固然好，却不是造福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事业。……志愿书一经签字，我就受到束缚，很可能坐失为国家谋福利的机会。”他认定：“人类应尽的天职，不能因为贫穷而改变宗旨。”

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决定。这个决定违反了周围多数人的期望。同时，由于这个决定，他同那些慈善基金来源一刀两断，没有了金钱收入。

1850 年夏天，布朗牧师到南方探望亲属，顺道造访了乔治亚州的萨凡那妇女会（The Ladies Association in Savananh，Ga.）。他带回了好消息：萨凡那妇女会答应资助容闳。

“容闳终于闯过来了，”容闳的一位好友回忆，“他带着辫子，穿着中国长袍进入大学。但不到一年，就把这两样都割弃了。”

在耶鲁大学，容闳穿的是萨凡那妇女会寄来的鞋袜，学费来自萨凡那妇女会和阿立芬特兄弟公司的资助；他自己还在学生宿舍承担食品采买工作，同时为校兄弟会的小图书馆当管理员，获得些微收入，以维持日用。他甚至节省下三十美金，托人辗转带回中国，带给母亲。

耶鲁的功课对准备不足的容闳来说非常困难。头一年，他每天读书到深夜，“体魄日就羸弱”，不得已休学一周，到布朗母亲的家中休息。第二年，他最苦恼的是微积分，考试常不及格。好在容闳的英文论说十分优秀，在第二、第三学期连获首奖。

容闳开始融入纽黑文这座遍栽榆树的城市，融入美国同学

无拘无束的生活。“没有通过!”(测验或是考试)和“冲锋!”是他们的口头禅;“嘶嘶”,是他们在逗乐时习惯发出的声音。作为兄弟会成员,容闳常热心地为同学拉选票。他是划船俱乐部第一分队的成员,也是橄榄球队的队员。那时,每当比赛,他们的拉拉队就会唱起自编的歌曲,那歌曲巧妙地利用了容闳的名字 Yung Wing(广东话发音)的谐音:“我们一定赢(Win)!因为我们有闳(Wing)!”

容闳开始在报纸上用笔名发表文章。有几篇关于中国问题的评论,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哈特福德市的一位著名的学者找到这位中国学生,打听作者是谁。“容闳低下头来,”他的好友描述容闳当时的情景,“他羞赧如处女,手足无所措,承认他就是那些文章的作者。”

“在耶鲁读书时期,中国国内的腐败情形,常常触动我的心灵,一想起来就怏怏不乐。”容闳在他的《西学东渐记》中写道,他有时甚至怀疑,是否不受教育更好。既然受了教育,对理想和道德的追求就越来越高,知识越高,痛苦就越多,快乐就越少。但容闳知道,这是怯弱者的卑微的念头——“这样的人,不足以成就伟大的事业,达到高尚的境界!”

在和同班同学卡特勒(Carrol Cutler)几次散步谈话中,他提出、谈论了当时正在他头脑中酝酿着的中国留学计划。“我既然远涉重洋,身受文明教育,就要把学到的东西付诸实用。”他在自传中回忆当时的志向,“我一人受到了文明的教育,也要使后来的人享受到同样的利益。以西方学术,灌输于中国,使中国一天天走向文明富强。”

1854 年容闳的毕业,是当年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的大事件。许多著名的学者赶来参加典礼,就是为了看一看容闳,这位不寻常的中国人。

耶鲁大学的 1854 年级,共有九十八名学生。笔者在美国采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

访时，看到这个年级的同学赠言簿，包括容闳自己的那本，被耶鲁大学档案馆收藏。容闳用中文赠给同学的留言，用娟秀的毛笔正楷写成，其中有："礼之国，和为贵"，"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"，"手拈一管笔，到处不求人"，"有志者事竟成"等。有九十二名同学给他赠言，那些赠言热情洋溢——

亲爱的闳：我深信，当你回到世界彼端你的故乡时，我们在这所大学的结交将融入你的记忆。我向你保证，我决不会忘记我的中国同学，他那深藏内心的热情，对我们的文学的癖爱，以及对他自己祖国的奉献与深深的关切，都早已为我所习知和感受……

我将企盼获知你在未来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事业。我希望你的伟大计划将会实现……

摆在你面前的是充分施展才华的生活的希望。你可以相信，我将怀着深切的渴望注视着你未来的进步。上帝将保佑你并指引你为同胞的福祉努力工作……愿你回归天朝时，将发现它已成为神圣的共和国……

我将常常深深思念你，你为人民谋求福祉的光荣使命。获悉（因为我希望获悉）你的故土从专制统治下和愚昧锁链中解放出来的欢乐……

容闳是耶鲁的骄傲。1854 年，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中国人，他引人注目；后来的日子里，作为中国留学计划的策划者和实施者，他更受尊敬；1876 年，耶鲁授予他法学博士的学位。他的画像悬挂在耶鲁校园，令每一位游人驻足——从二十世纪一直到二十一世纪。

醒来是痛苦的

容闳学成回国。从纽约到达香港的航程十分险恶，一万三

千海里，帆船行驶一百五十四天，像是冥冥中的预言，昭示他日后所要经历的磨难。

这时的中国战云密布，曾国藩的湘军正和太平天国起义军在长江流域拼杀。朝廷昏庸如初，地方政府腐败而又残暴。容闳回国后刚到澳门，就看见“无数华工，以辫相连，结成一串，牵往囚室”；来到广州，亲眼看到两广总督叶名琛杀人如麻的刑场。“日间所见种种惨状，时时缠绕脑筋”，他胸中烦闷万状，愤懑之极，几乎想要加入太平军的行列。但是深思静虑，他知道派遣留学生的“大计划”还要“依一定之方针，循序而进”。

容闳希望在谋生的同时，谋一职位，结识和影响有权力的达官。但是他不到一年就“三迁其业”，先后三份工都距理想甚远：给美国代理驻华公使（当时只能驻在广州）当秘书，“事少薪薄”；被朋友介绍到香港审判厅当译员，又遭香港英籍律师群起排斥；去上海海关翻译处任职，待遇优厚，却发现翻译和船主狼狈为奸，贿赂成风，他不屑同流合污，只能离去。“我对我自己的操守能够自信的，就是廉洁二字，”容闳在自传中写道，“无论到哪里，我必须保全自己的名誉，决不能使之受到玷污！”

一个夜晚，容闳去苏州河边的教堂行祷，回来走在四川路上，迎面撞上一群醉醺醺的美国水手。他们人手一盏灯笼，边走边唱边喊。看见容闳，一个人一把夺走了他的灯笼，一个人抬脚向他踢来。近旁的中国人如同遇到虎狼，纷纷逃散。容闳站定不动，他用英文大声说出自己的姓名，又大声喝问抢灯笼的人是谁？！那时他已在一间英商公司工作，了解了水手们的船名，第二天早上就送去一封措辞严厉的抗议信。船主大怒，因为容闳的公司正是他们的货主。抢灯笼的人是大副，读了船主掷给他的信，他脸色立变，急奔登岸，到公司向容闳赔罪。

不久，容闳再次和洋人冲突。他的公司在几个月后停业，拍卖物品。他在人头攒动的拍卖场里观看，背后站着一个高大的

苏格兰人。容闳觉得有人在玩弄他的发辫,回头看,那苏格兰人正恶作剧地把许多棉花球系在他辫子上。“我开始很平静,只是请他解去,”容闳在自传中写道,“他双手交叉在胸前,就像没有听见,一种傲慢的态度,令人难堪。”容闳仍未动怒,继续说理,突然,苏格兰人一拳击来,打在面颊上。他终于忍无可忍,立刻还以颜色,出拳迅疾,苏格兰人“唇鼻立破,流血被面”。他死死抓住容闳的右手,容闳正想用脚猛踢,被公司主人拉开。这时有洋人喊:“想打架吗?”

容闳正色回答:“不!我是自卫。你朋友先侵犯我,打伤我脸。他太无赖了!”

容闳在租界出了名。因为洋人在租界欺负中国人的事,时有所闻,却从未有人敢于抵抗。他的夙愿又一次被勾起:“我想,有朝一日,中国教育普及,人人都懂得公权和私权的意义,那时无论什么人,谁敢侵害其权利,必有胆力奋起自卫!”

他在苦苦等待机会。1860 年,三十二岁的容闳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四年,他不仅以他自尊而刚毅的性格,也以他优美的英文文笔闻名十里洋场。人们都知道,这里有一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不寻常的中国青年。而容闳,则时时会想起他在耶鲁许下的诺言。

1860 年冬,容闳决定去南京——当时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,探究太平军的内幕。

当时许多许多西方人,都把太平天国起义看成中国的革命。还记得容闳童年的老师郭士立夫人吗?她丈夫郭士立,是马克思、恩格斯的熟人。当郭士立回到欧洲,把太平天国的起义告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候,他们对中国满怀热情的期待,甚至用文学的语言描绘:“当欧洲的反动分子逃亡到中国,逃亡到长城脚下的时候,他们会看到长城上写着——中华共和国,自由,平等,博爱……”

在南京，容闳和他曾在香港认识的洪仁玕见面。洪仁玕当时已是太平天国的“干王”，他对容闳和同行的几位传教士极表欢迎，寒暄数语，就询问对于太平军的观感如何？是否赞成他们的行动并愿意与之共事？

容闳回答说，他无意投身太平军，但愿意贡献一些建议。他希望太平天国能做七件事：

一、依照规范的军事制度，组织一支良好的军队；二、设立武备学校，培养大批有学识的军官；三、建立海军学校；四、建立公民政府，聘用富有经验的人才；五、创立银行制度；六、颁布各级学校教育制度，以圣经为课程之一；七、设立各种实业学校。

洪仁玕与容闳详细讨论了这七条建议，然而接着便无音信。等待多日，一天，洪仁玕让人送来一个小包袱，打开看，是一枚官印——他们要授予容闳四等爵位。

容闳失望而归。他知道，满清政府的腐败，是太平天国起义的最根本原因。“既然官吏们人人都想饱其贪囊，便天天以愚弄人民为能事。于是所谓的政府，完全成了一个极大的欺诈机关。”然而太平天国充满蒙昧，“对中国政治决无革新的影响”，和“中华共和国”相去甚远。

他在失望和孤独中又度过了三年。在一个多数人都还在昏睡的国度，醒来是痛苦的。容闳卷入茶叶贸易，虽然赢利颇丰，他却抑郁不欢。在一次贩运茶叶的途中遭遇匪徒，他身心受到重创，在上海卧病数月。“我的志向是改造中国，应在大处落墨，”容闳在自传中回忆当时的心情，“像这样为生意忙碌，我的事业终将是水中捞月！”

一条意想不到的路，在他面前出现了。

在上海，一些中国的数学家、天文学家和他成了朋友。突然

有一天，有人向他转达了曾国藩的邀请。原来是那些学者的介绍，引起了曾国藩对容闳的注意。

1863 年秋天，曾国藩在安庆大营约见容闳。他的名刺递入不到一分钟，侍从立即引他入见。曾国藩请容闳坐到他旁边，含笑不语，打量容闳足足几分钟，仿佛要看清容闳的外貌有何异样。

曾国藩说："我看你的相貌，就知道你是良好的将才。你目光威严，一看就是有胆识的人，定能发号施令，驾驭军旅！"

第一次见面，给容闳一个错觉，曾国藩想让他领兵打仗。问朋友，才知是误会。曾国藩是在观察容闳的性格，他已接受学者们的进言，决定设立西式机器厂。约他见面，是要探讨机器之事。几天后，曾国藩又一次约见容闳，他开宗明义：

"如果今天要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的事业，应当从何处着手呢？"

要不是事先了解了曾国藩的设厂决定，容闳肯定要以他的"留学计划"作答。此时，他顺从曾国藩的期待，以在美国的观察所得提出，设机器厂应当首先建立其"母厂"。

一个重大的决定就这样形成。曾国藩委任容闳，到国外购买机器。

容闳的"大计划"仍然没有着落，可是这一次，通向"大计划"的路遽然缩短。

"发威马齐！"

第二次鸦片战争，英法联军一把火烧毁了壮丽的圆明园，朝野惊呼"夷祸之烈极矣"！这是天朝上国的奇耻大辱，却也是近代改革的开始。后人把这场改革称为"洋务运动"，著名的"洋务派"政治家，当时在朝廷，有得到年轻的慈禧太后支持的恭亲

王奕䜣，大臣文祥，地方大员有曾国藩、李鸿章和左宗棠。

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。他精于理学，崇尚礼教，为剿灭太平天国立下大功。但他也清醒地洞察了中国闭关锁国、远远落后于世界潮流的深重危机。曾国藩认为自己生平有“三耻”，其中之一是“天文算学，毫无所知”。他早在1860年就发表过“驭夷之道，贵识夷情”的意见，对“洋务”（当时还称为“夷务”）格外留意。容闳曾亲眼看见，在曾国藩的总督幕府中，有法律、数学、天文、机械等专家上百人之多。

中国的“机器时代”悄悄到来。当容闳正在美国采购机器的时候，1864年初春的一天，曾国藩在寒冷的安庆长江边登上了一条船。这条船长约九米，两侧装有大轮，是曾国藩手下的专家们研制的“明轮船”。在一名从前的水师提督的亲自驾驶下，轮船隆隆起航。

曾国藩曾把制船造炮看作“今日救时第一要务”。在他的支持下，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制造“坚船利炮”的发展速度令人咋舌：仅仅一年半前，曾国藩刚刚饶有兴致地观看了自制蒸汽机的试车——他的专家研制的中国第一台蒸汽机用锌类合金制造，汽缸直径一点七寸，引擎每分钟二百四十转。不久，这个模型蒸汽机被装上一条三尺长的木船，与其说这是船，不如说是航模。从航模到真船，专家们只用了一年。1863年11月，一艘暗轮蒸汽船试航，虽然它只行驶了一公里便告熄火，但这是中国人自制轮船的真正的处女航。两个月后，专家们将其改为“明轮船”，请总督大人曾国藩亲试。

无独有偶，这年秋天在杭州西湖上也史无前例地出现了一条轮船。曾国藩的大将左宗棠向几位外国人展示他主持仿造的轮船，那是一艘甲板上仅能站立两个人的“轮船”，不过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机器设备合乎标准，是一艘标准的蒸汽船，只是速度极其缓慢，还不如西湖上船娘的小舟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